

僧問湖山，延宗對曰：「不宿死尸。」又問山中人，曰：「石上種紅蓮。」健曰：「前答不宿死尸，屬前第二層出處；後答石上種蓮，屬本層用處。要在種在石上也。石上要有不宿死尸的器量，才可種紅蓮。」

僧問太原孚上座：「何謂觸目菩提？」孚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孚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僧問法義曰：「動念即乖，擬心即差；學人如何進道？」法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僧曰：「即今如何？」法曰：「早成差也！」

僧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奉璘對曰：「愛。」僧曰：「既是善知識，如何卻愛財色？」奉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清法對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

僧問：「如何湊得古人機？」清法對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僧問瑠禪師曰：「古鏡未磨時；如何？」曰：「古鏡。」曰：「磨後如何？」曰：「古鏡。」

僧問契如：「如何迴避生死？」對曰：「符到奉行。」僧曰：「被生死拘將去也！」契曰：「阿爺爺！」健曰：「此與上面『德山呼阿爺』正相同。」

僧問：「如何是沙門行？」道匡對曰：「非行、不行。」

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無？」興悟對曰：「誰是眾生？」曰：「恁麼總成佛去也？」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曰：「汝是眾生！」

僧問藏用曰：「法身受苦否？」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即受苦去也。」曰：「有甚麼罪過？」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文欽對曰：「吃茶吃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僧問：「碌碌地；如何？」靈龕對曰：「試進一步看。」

大眾雲集，請文益決疑，對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

僧問辯隆：「向上事如何？」對曰：「腳底下。」僧曰：「恁麼即尋常踐履。」曰：「莫錯認。」

丹霞參古寺禪師，粥熟，行者盛師，又自盛吃，不與丹霞，丹乃自盛。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何不責行者無禮？」

古寺曰：「淨地上莫點污人男女。」丹曰：「幾不問過者老漢。」

巖頭在甘贄行者家過夏，補衣次，行者過，巖頭以針作劓勢，行者整衣欲謝；其妻問：「作麼生？」行者曰：「說不得。」妻曰：「也要大家知。」行者告之。妻曰：「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其女曰：「誰知大地人性命被**五歲上座**（即巖頭）筭將去也。」

昔有一婆，建庵供一禪和，經二十餘年。令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此女抱彼而問曰：「正當與麼時，如何？」禪和曰：「枯木倚寒巖，

三春無暖氣。」女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燒卻庵。健代曰：「急水灘頭好進篙。」此旨屬本層。禪和所答則在初層；不僅是個俗漢，亦且是個死漢。

尼到趙州問密密意，趙州探其穴，尼曰：「和尚還有者個？」趙州曰：「某無者個；汝卻有者個。」

玄沙見僧到，自打普請鼓三下，乃歸方丈；僧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侍者白玄沙曰：「新到僧輕慢和尚。」玄曰：「打鐘集眾勘過。」大眾集已，新僧不赴。玄沙令侍者去喚。新到僧才出僧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曰：「和尚喚汝。」侍者去玄沙處，僧仍歸僧堂久住。侍者問玄沙：「和尚何不勘新到僧。」玄沙曰：「我與汝勘過了也。」健曰：「賓主如此，方是機用，方是啐啄，方是啐啄同時失。」

普擇蕨次，南泉舉一莖曰：「這個大好供養。」智堅曰：「百味珍羞，他也不顧。」南泉曰：「雖然如此，個個須嘗他始得。」健曰：「智堅

所答意旨，只在二層出處。」

閩王送玄沙上船，玄沙扣船曰：「大王爭能出得者裏？」曰：「在者裏多少時也。」歸宗柔別曰：「不因和尚不得到者裏。」健曰：「王所答在第二層，歸宗別答欲出而不及用。健皆不以爲然，因別代曰：『開船也；後會有期。』」

僧問老宿曰：「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曰：「何曾密？」歸宗柔別曰：「你因甚麼得見？」健曰：「玄沙蓋消極否認其密；歸宗柔亦以密對密耳。因別代曰：『客來依舊寒暄。』當知密在尋常日用，方算真密；不顯奇特，方算真密。」

院主去石室，卻回雲巖。雲曰：「入石室看，如何便回？」院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有人佔了。」雲曰：「汝去作甚麼？」洞曰：「不可人情斷絕。」

第二節本層（用處）悟道因緣例選

天皇侍者崇信問曰：「何不示我心要？」天皇曰：「自汝來，吾未嘗不示。」曰：「何處？」曰：「汝擎茶，吾接之；汝行食，吾受之；汝和南，吾點頭。」崇信良久。天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崇信當下開悟曰：「如何保任？」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善會之侍者無所用心，久別歸省，問曰：「和尚有奇特事，何不早教？」善會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甚麼處辜負汝？」侍者言下大悟。健曰：「誰知奇特事，原在日用尋常間。」

第三節同案別層選

第一目 本層（用處）西來意案

崇慧答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萼間。」

坦然問慧忠國師，答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曰：「

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國師開合其目以示之。

行思答曰：「廬陵米作甚麼價？」

馬祖答曰：「即今是甚麼意？」

僧問寶徹，寶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寶打之。

僧問大梅，答曰：「西來無意。」鹽官聞之曰：「一個棺材兩具屍！」

「玄沙曰：「鹽官是作家。」健曰：「玄沙讚鹽官，謂其能了本層用處也。」

無業問馬祖，祖答曰：「大德正鬧在，別時來。」無業才出，祖呼曰：「大德！」無業回首，祖曰：「是甚麼？」無業便領悟禮拜，祖曰：「者鈍漢禮拜作麼？」其後雲錫曰：「甚麼處是汾州正鬧？」

僧問志勤，對曰：「井底種林檎。」僧曰：「學人不會。」志曰：「今年桃李貴，一顆值千金。」

僧從虔州來，問如敏，對曰：「童子莫徭兒？」曰：「如何？」曰：「汝從虔州來。」

僧問嶢山，對曰：「仲冬嚴寒。」

淶水對曰：「還見庭前花藥欄否？」

奉師對曰：「東壁打西壁。」健曰：「此答理趣、證量同時，非過來人不知；莫謂全是機鋒耳。」

僧敲門，侍者開去，僧人禮問，靈觀曰：「適來出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卻門。

僧問，文喜乃喚院主曰：「者僧患瘋癲。」

僧問，了悟乃舉拂子，僧曰：「莫者便是？」師放下拂子。

僧問，歷村乃舉茶匙子，僧曰：「莫者便是？」歷卻拋向火中。

演教對曰：「今日、明日。」

僧問，翠微對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僧曰：「無人也，請說。」

翠下床，引入竹園已。僧曰：「無人請說。」翠指竹曰：「者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僧大悟。

投子對曰：「不諱。」

仁本對曰：「還見庭前杉椴樹麼？」

師訥對曰：「可煞新鮮。」

悟空對曰：「汝道此土還有也無？」

第二日本層（用處）家風案

法真答曰：「赤土盡簸箕。」曰：「何解？」曰：「簸箕有脣，米不跳出。」

國清院奉師答曰：「臺杵、椅子、火爐、窗牖。」

勝光答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

豐德答曰：「觸事面牆。」又問本來事，答曰：「終不更問人。」

如寶答曰：「飯後三碗茶。」

真禪師對曰：「杓爬、鑊子。」

微禪師對曰：「山畚粟米飯，野菜淡黃齏。」曰：「上客來如何？」

曰：「吃則從君吃；不吃任東西。」

昭化對曰：「隨處得自在。」

澄靜對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明達對曰：「一切處現成。」

僧問萬安家風，資化對曰：「苔羹倉米飯。」問：「上客如何？」曰

：「飯後三巡茶。」

第三目 本層（用處）牧牛案

臨濟問杏山曰：「如何是露地白牛？」曰：「咩。」臨曰：「啞卻杏

山口。」曰：「老和尚如何？」曰：「者畜生。」

雪峯問僧曰：「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雪自代曰：「七十七也

。」僧曰：「和尚如何作牛？」雪曰：「有何罪過？」

玄沙曰：「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卻牛。」健曰：「看他『撩著便提』，還有甚麼事不是的？『須臾不失』，還有甚麼時不是的？如今一般口頭禪和對玄沙平日所評語，『足跟未點地』一句，好生慚愧始得。」

南泉（即普願，又自稱俗名王老師）將順世，第一座問：「何處去？」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隨和尚還得也無？」曰：「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健曰：「牧牛案初層切忌犯人苗稼，三層當知銜草。工夫自有深淺，并非矛盾也。」

江南國主問老宿，曰：「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知向何處放？」老宿無語。歸宗柔代曰：「好放處。」健曰：「歸宗所代，仍在二層出處；若健在，當時必別對曰：『處處好放，何曾虛度？』」

雲門潭州北智賢除夕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吃了唱村田樂。何

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智曰：「作甚麼？」曰：「和尚宰牛，不納皮角。」智將帽擲於地上，維那便拾去。智下禪床，當智擒住，叫曰：「賊！賊！」維那將帽子覆智頂，曰：「天寒，且還和尚。」智哈哈大笑，便出去。健曰：「露地白牛是初層入處，宰之是二層出處，納皮角和禦寒是本層用處。」

第四目 本層（用處）拂子案

僧問靈雲：「佛未出世？」靈舉拂；又問：「已出世？」又舉拂。復問雪峯，峯初舉，次放，僧禮拜，雪打之。玄沙曰：「譬如有人賣一片園，四界都已入契，中心有一樹，猶屬我在。」健曰：「僧之欲禮放拂者，正所謂有一樹也，雪峯故打之。實則靈雲之復舉，正屬本層妙用；雪峯苟放後不打，反落在第二層。不信余言，可看下案。」

雪峯上堂，舉拂曰：「這個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

「雪復舉拂，僧曰：「這個原爲中、下人。」雪乃打之。健曰：「初舉表一層，苟如前案放下，表二層出也；復舉，表本層用也。二舉雖相同，然前者表體，後者表用。中間曾經過一個大死一回，死去活來，乃有妙用。一般狂禪和總以掃蕩一切爲究竟，安能出此妙用耶！」

僧問某禪和曰：「古人舉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對曰：「不當。」曰：「古人作麼生？」師舉拂子。

僧至，桂琛舉拂問之曰：「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曰：「見我舉拂，便謝示；汝見山見水，何不謝示？」又一僧至，桂琛亦舉拂，僧乃讚歎，桂曰：「那裏掃地、舉掃帚，汝何不讚歎？」

趙州寄拂子於真定帥，曰：「若問何處來，便道：『老僧平生用不盡底。』」健曰：「所以本層名用處，當知用的端底始得；這用字不是我杜撰的，唯是我發現的而已。」

第五目 本層（用處）看經案

惟儼看經次，李翱見之，曰：「見面不如聞名。」惟呼之，李應諾，乃曰：「何得貴耳賤目？」翱拱手謝。因問：「如何是道？」乃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翱有詩讚之曰：「鍊得身形是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健曰：「世多以青天爲道，而以雲爲妄念，有遮青天。不知，解用的人，正好在天空中興雲作雨，普濟蒼生去也。是個無漏瓶子，焉能貯水？解用的人，觸處是道，何獨經書不然？要到者步田地，方許看經耳。」

仰山榜門：「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侍立。仰山捲卻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仰山曰：「汝以後會在。」僧以告巖頭，巖曰：「我將謂彼故紙裏埋卻，元來猶在。」

臨濟夏半上山，見黃檗在看經，臨濟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腌黑豆和尚。」黃打，趁令去。臨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健曰：「粗

漢欠細緻。」

陳尊宿看《金剛經》，陳操問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陳尊宿舉起經書，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又一日，看《涅槃經》次，僧問：「看甚麼經？」陳舉經書曰：「者個是〈茶毗品〉最末後。」健曰：「看經案答案最多；惟尊之對，直截了當。」

歸宗柔問僧：「看何經？」曰：「《寶積》。」曰：「既是沙門，何看寶積？」僧無對，柔自代曰：「古今用無極！」

第六目 本層（用處）送書案

石頭希遷代青原送書南嶽讓，未呈書，即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懷讓便休。遷回曰：「信也不通。發時蒙和尚許個鋤斧子，便請取。」行思垂一足，遷乃禮拜，旋辭往南嶽。玄沙曰：「大小石頭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健曰：「只爲石頭墮在尊貴，但

知向上，不能向下用處，所以當時行思批評曰：『未在』，而以垂足啓發之。事後又被玄沙批評。然其後噓隱峯，櫛馬祖，不得謂爲不解用。」

百丈懷海問：「誰可傳語西堂？」五峯曰：「某甲去得。」懷曰：「汝如何傳語？」曰：「待見西堂便道。」曰：「道甚麼？」曰：「卻來說似和尚。」

西堂爲馬祖送書於忠國師，師問：「汝師甚麼法？」西乃從東過西立。曰：「只這個，更別有耶？」西乃過東立。師曰：「這個是馬祖的；仁者作麼生？」曰：「早已呈似和尚了也。」

道熙爲福保送書王太尉，尉曰：「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嚙草，木馬解含煙。」曰：「某甲借口吃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曰：「驢馬不同途。」曰：「爭得到此？」曰：「特謝太尉領話。」

第七目 本層（用處）心案

馬祖曰：「平常心是道，無造作、是非、取捨、斷常、凡聖。」

慧覺問閩王曰：「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曰：「請向那邊問。」王曰：「禪師莫謾人即得。」

龍牙禪師頌曰：「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同安破無心曰：「須知本自靈空性，將喻紅爐焰裏蓮；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健曰：「無心屬二層，火裏紅蓮屬三層，即所謂隔一重關。然未證無心者，談不上火裏紅蓮。所以古人常說要到者步田地始得。若不能在二層無心中大死一回，只憑一點見地，便口談向湯鑊中去，徒是乾慧而已。」

牛頭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勞名相，直說無煩重。無

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僧問本來心，靈端答曰：「坐著毗盧頂，出沒太虛中。」健曰：「前句屬二層，出沒屬本層。」

僧問古佛心，省念對曰：「鎮州蘿蔔重三十斤。」

僧問：「如何是道？」居遁曰：「無異人心。若人體得，始是道人。除卻著衣、吃飯，無絲毫異於人心，無誑人心；若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

僧問：「見色即見心，還見船子麼？」從展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從展卻指船子。

僧問古佛心，貞邃對曰：「山河大地。」

僧問一念未生，投子曰：「真箇謾語！」

第八目 本層（用處）身案

僧問投子曰：「如何是火裏藏身？」對曰：「有甚麼掩處？」

普願曰：「王老師賣身，阿誰買？」僧曰：「某甲。」普願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趙州代曰：「明日與和尚縫個布衫。」健別曰：「早晚時價不同，目下一言爲定。」

誌公曰：「每日拈香，不知身是道場。」玄沙曰：「每日拈香，不知真箇道場。」健曰：「畢竟點點玄沙。」

第九目 本層（用處）境案

僧問靈峯境，志恩對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僧問境中人，對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第十目 本層（用處）設齋還來否案

僧問：「亡僧遷化何處去？」崇慧答曰：「灤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月明色生輝。」

僧問景岑：「南泉遷化何處去？」景答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僧問：「此意云何？」曰：「要騎即騎；要下便下。」

全付答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問：「還受祭祀也無？」曰：「不無。」曰：「如何？」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

楊岐因慈明忌辰，設齋。眾才集，楊於真前以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首座曰：「和尚休捏怪！」楊曰：「兔子吃牛乳。」

第五章 塔燈四層——了處

上層用處雖然異於凡夫觸處成執之用，畢竟有些不乾淨、不純潔，原因就是隱隱有些功力在中運轉。者裏要你知道半點渣兒也須了卻。古德達到完全了卻的境地固然很少，就是在見地上能通達了處的人也不多，所以者裏也難選上許多公案。上面二層出處與本層了處，容易被人誤作一樣；其實他們相隔一層用處，所以相差很遠。出處才出離所悟境地，出離死水，出離不究竟、不圓滿的光明，出離所謂露地白牛，出離所謂光灑灑、圓灼灼、冷湫湫，那些幾乎等於弄精魂的鬼窟裏的東西。了處的能了、所了，都不是三界的四禪八定中的東西，也不是心意識的東西；實在者中間已無能了、所了。功力不到家的，說來也不知道；已到家的人，不說也自然明白。我現在勉強來說，都只因爲有些狂禪和太籠統、太顛預。讀者切不可在此妄生執著，以爲有箇甚麼能了、所了、了處也。

第一節 本層（了處）開示及公案選

寶誌曰：「欲施功，終不了！」

歸宗、智常與南泉將別，煎茶次，南泉曰：「從前與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如何答對？」歸宗云：「者一片地大好卓庵。」南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智常乃打卻茶銚便起，南曰：「師兄吃茶了；某未曾吃。」智常曰：「作者個語話，滴水也消不得。」健曰：「不是南泉不能拈出，不是智常不能了卻；歸宗卓庵只在上層用處耳。」

南泉住庵時，一僧到，南囑曰：「我上山去，齋時汝自先喫飯，再送一份來山。」少時，僧自吃了，卻一時打破家事而臥。南久候未來，便歸庵；亦一邊臥，僧乃起去。南泉後爲人道：「我昔住庵時，有一個伶俐僧，直至於今不見。」健曰：「嗚呼！燈錄而外，多少無名英雄。不是南泉具眼，并此無名之名，亦不見錄矣。」

石林向龐居士曰：「某將借問，請勿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石林曰：「原來惜言句。」居士曰：「者個問訊不覺落地便宜。」石林掩耳而出，居士云：「作家！作家！」龐公師友皆一時禪門龍象；本層了處公案，多與龐公有關，蓋所謂棋逢對手也。讀者請再看下去，白日挑燈看下去。

松山請龐公吃茶，龐舉托子曰：「人人盡有分，如何道不得？」松山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曰：「兄何以道得？」松曰：「不可無言也。」龐曰：「灼然。」松便飲茶，龐云：「何不揖客？」松云：「誰？」曰：「龐公。」松云：「何須更揖？」丹霞聞之曰：「若不是松山，被老翁作亂一上。」龐曰：「何不會取未舉起托子時？」健曰：「本案看到『不可無言也』則屬三層用處，所以在該章中已選取；此後『何須更揖』及『未舉托前』則屬本層矣。當知：未舉托前，法爾本了；既飲茶後，亦復本了也。」

浮盃與凌行婆茶次，婆問：「盡力道不得的句，還吩咐阿誰？」浮曰：「浮盃無剩語。」行婆曰：「某甲不恁麼道。」浮盃反問，行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愁苦。」浮盃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也。」南泉聞之曰：「浮盃爲老婆摧折。」婆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問何故，婆乃哭曰：「可悲！可痛！」問澄一：「會麼？」澄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澄一舉似趙州，趙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啞口。」澄一問如何，趙州打澄曰：「者伎死漢不打待何時？」婆聞曰：「趙州似合吃婆手棒。」趙州聞之，亦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歎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

「趙州遣人問婆：「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拳，趙州聞之，乃頌曰：「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以頌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健曰：「此案中人皆禪門老宿，然除婆外，每易忘失第四層早已了卻的風度，稍涉轉折，

便被婆喝斥；婆自己因此亦不免走作，如云：『趙州合吃婆手棒。』故亦被趙州痛哭。然無論趙州或行婆，彼此在者個了卻中間，亦別無法爲人，故只有悲痛；只爲者早已了卻的，只有行功到家的人才知。然在地獄中人，對此也不少分毫，時間不離分秒，空間不離分寸，又疾又直。其實兩頤中早已說時遲，那時快，原用不著的；所以說是『盡力道不得的，還吩咐阿誰？』當時浮盃掩耳而出，則少卻者一番又長又臭的拖下這個公案來。

僧問香嚴曰：「正因如何是無事？」香曰：「我不停留。」又云：「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方便，亦是爲人；若那邊事無有是處。」健曰：「看他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可知要層層了得乾淨始得。」僧問婆子：「台山路何處去？」婆子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趙州，趙州亦去問：「台山路何處去？」答如前。趙州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者婆子了也。」

僧問趙州曰：「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趙州曰：「汝喚甚麼作空劫？」僧曰：「無一物。」趙州曰：「者只稱得是修行，甚麼是空劫？」僧無對。

僧問志勤曰：「如何是真常流注？」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曰：「打破鏡來相見。」

黃檗與義玄同赴普請，義未帶鑷，黃問：「鑷頭在那裏？」義曰：「有人將去了。」黃曰：「近前來與汝商量。」乃以鑷鑷地曰：「我者個天下人拈綴不起。」義乃就手掣起，曰：「爲甚麼卻在某甲手裏？」黃曰：「今日有人普請，我更用不著去了。」乃歸院。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健曰：「義玄奪得用處，失卻了處。」

僧問陳尊宿曰：「觸途無滯何如？」陳曰：「我不恁麼道。」僧曰：「師作麼生道？」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卻向大唐國裏等候。」健曰：「是個離功力漢，說個能觸所滯，已屬兩邊，更有何途程行處？他古今隨

時自了，中外隨處自了。」

陳尊宿以柑待長老，并問曰：「時中將何示徒？」長老云：「呈似柑已了。」

杉洋庵主被僧問，曰：「見個甚麼道理，便住此庵？」庵主曰：「也欲通個消息，又恐被人檢點。」僧曰：「又爭免得？」庵主喝之，僧曰：「恰是」，庵主打之，僧大笑而出。庵主曰：「今日大敗！大敗！」健曰：「大抵見地初到四層田地，證量未及到家，對於對方工夫深淺，不能預知，所以多著一打。本來那僧所答其喝曰：『恰是』，已經不留在三層之『又爭免得』上，不必再打；那時反身歸庵內便是。多此一打，故被僧笑；庵主聞其笑，始知彼也自知了處，故自認為大敗、大敗。」

興化示眾曰：「若是作家，便單刀直入。」旻德禮後便喝，興化亦喝，旻德再喝，興化亦再喝。旻乃禮，歸謂眾曰：「今夜較卻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此，賴遇他一喝不作一喝用。」健曰：「興化初喝，喝破旻德之所

喝；其再喝，則喝破旻德之能喝。此時旻德在證量上，必有能喝喪失之相，與前喝所得完全不同，故自作禮而讚之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此案爲一切喝案之了案。」

真應爲慧忠侍者，慧在法堂，真入，慧放下一足，真乃出；良久卻回。慧曰：「適來意作麼生？」真曰：「向阿誰說即得？」慧曰：「我問你。」真曰：「甚麼處見某甲？」慧曰：「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真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個護身符作麼？」健曰：「好箇『護身符也當了卻。』」

真應攜籃，內有青梅。慧曰：「將何用？」真曰：「供養國師。」曰：「我不供養。」曰：「爲甚麼不？」慧曰：「我無果子。」健曰：「了卻能，自然了卻所。」

道吾介京口善會禮船子於江干。船子曰：「住何寺？」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曰：「不似個甚麼？」曰：「目前無相似的。」曰：「

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曰：「一句合頭話，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善擬開口，船子撞入水中，因大悟。船子棄舟，入水而逝，曰：「莫謂別有。」健曰：「古今以身爲徒示法斷疑，莫過此人。讀者且參：『善會悟個甚麼？』」

仰山問善會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善會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

僧問投子末後一句，投曰：「最初明不得。」

僧問良价：「如何是鳥道？」良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

曰：「直須足下無絲。」曰：「莫是本來面目？」曰：「認奴作郎。」

曰：「如何是本來面目？」曰：「不行鳥道。」

雪峯作飯頭於德山。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正曬飯巾，見曰：「鐘未鳴，鼓未打，和尚向甚麼處去？」德山卻歸方丈。巖頭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乃請教。異日上法堂，話異尋常。巖

頭曰：「雖已會得，卻止三年。」三年後果化。讀者試參，若是巖頭該如何答覆雪峯？健代介，拋卻鉢。

雪峯、文邃、巖頭同坐，文指水碗曰：「水清月現。」雪曰：「水清月不現。」巖踢卻水碗。雪二層，文初層，巖四層。

文邃與巖頭、雪峯入茶店，文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吃茶。」巖曰：「若恁麼，我定不得吃也。」雪曰：「某甲亦然。」文曰：「兩老漢皆不識語在。」巖曰：「甚麼處去也？」文曰：「布袋老鴉，雖活如死。」巖曰：「退後著，退後著。」文因問雪作麼生，雪以手畫圓相，文曰：「不得不問。」巖頭笑曰：「太遠生。」健曰：「巖頭所云：『我定不得吃茶。』，在文邃認爲是未了二層出處，不知巖頭早已由轉身通氣三層，而了卻其功用達到四層。文邃既聞『退後著』始知巖頭所謂『定不得吃』之宗旨。若雪峯，也跟著說『某甲亦然』，然此所謂亦然，正是死在初層，未得出也；故經文復問，則答以圓相，此圓相即墮在文所謂布袋裏，

所以文認爲『不得不問』也。初層之當出，與三層之當了，深淺如天淵之別；此案甚明顯。」

師彥問其師巖頭曰：「如何是本常理？」曰：「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師彥沈思，巖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沈生死。」師彥大徹。健曰：「肯則認爲動時非常理，則於根塵上不得了脫；不肯則以爲動時也同時實有一常理，於此常理上不得了脫，則永沈生死。巖頭所謂動者，謂在此常理中起用也；所謂不是本常理者，謂此用上不守真常之功用，而自然了卻此本常理也。此案雖屬示弟子之正見，而在巖頭本人，是已在行了卻工夫者，故有此徹底之開示。統觀以上巖頭數案，始知巖頭工夫之所在也。」

僧問證禪師曰：「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證答曰：「不辨消不得。」健曰：「此意蓋在三層。」僧又問：「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證答曰：「難逢不可得。」健曰：「此意即屬本層了卻，故不可得也。若是

無前面三層所答，則此句本層不必屬四層，亦可誤作二層出處也。所以了處者了卻三層之功用也；未經過三層工夫，談不上四層。」

惟儼問雲巖：「作麼？」曰：「擔糞。」惟曰：「誰底？」雲曰：「在。」曰：「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曰：「何不教并行？」曰：「莫謗他。」惟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曰：「還會擔否？」健曰：「此案『何不教并行？』是指歸三層作用；所答『莫謗他』卻落在二層出處；惟儼最後修正曰：『還會擔否？』則從并行用處上，再行了卻，乃屬四層。」

第二節 同案別層選

第一目 本層（了處）西來意案——缺

第二目 本層（了處）家風案

僧問道吾家風，道下床，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對。」

僧問鵝湖家風，對曰：「客是主人相。」僧曰：「謝師周旋。」對曰：「難下陳蕃之榻。」

第三目 本層（了處）牧牛案——缺

第四目 本層（了處）拂子案

石林豎拂子問龐居士，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卻拂子，卻自豎拳。石林曰：「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石云：「丹霞啞，龐翁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石林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然恁麼？」石林仍舊無語。健曰：「此等無語非屬前三層事，早已從前三層經過了；此等無語，正是了處。龐居士所云：『偶然』，雖也已知此等偶然之無語，恐非了處之常然。畢竟石林仍然無語，則不是偶然也，蓋已自然了卻矣。」

第五目 本層（了處）看經案——缺

第六目 本層（了處）送書案——缺

第七目 本層（了處）心案

普光見僧到，以手開胸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還有者個在？」普乃掩胸云：「不妨太顯。」僧云：「有甚麼避處？」普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普乃打。本層了處心案，即取此最後之一打；前此問答，皆在前三層也；此又為本書各打案之了案。

龍牙頌曰：「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健曰：「此中第二句無心屬第二層心案，第四句道亦休，則屬本層，了卻此無心之道也。」

第八目 本層（了處）身案

則川摘茶次，龐居士問：「法界不容身；還見我否？」則曰：「不是老師，誰答公話？」龐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仍摘茶不聽，龐曰

：「莫怪昔來容易借問。」則川亦不顧，龐乃喝曰：「者無禮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在。」則川乃拋卻茶籃子，便入方丈。健曰：「前半有問有答屬第三層；其後不答不顧，卻不離者摘茶事功，亦不能令龐公了知彼之不答不顧爲已了卻，爲未了卻；最後拋卻茶籃，則已明明昭示了處。龐公雖敏銳，無可奈何矣。者不容身的法界，也當如此了卻也。」

第九目 本層（了處）境案

雪峯問皎然曰：「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皎然曰：「放某甲過有商量。」曰：「放汝過有甚麼商量？」皎然曰：「某也放和尚過。」健曰：「若某在座，才聞何物，便好與雪峯三十棒。」

上節所選證禪師『聲色外別行一句』案，可作本層境案看。

第十目 本層（了處）設齋還來否案

僧問雲巖：「供養，佛還吃否？」答：「有幾般飯食，一時下來。」雲復轉問曰：「下來後如何？」僧曰：「合取鉢盂。」雲肯之。雲所答在

三層，僧所答正屬本層；但曰：「合取鉢盂。」不曰：「飯後經行。」可知三、四兩層不同處。

第六章 同案別層之總結

西來意案、指示對祖師禪之認識也。家風案、指示祖師之教導風範也。拂子案、指示直接教導方式也。牧牛案、指示行者自修之要旨也。看經案、指示對聖教量之印證與觀感也。送書案、指示行者日用尋常之風度也。身心兩案、指示內證德相之受用也。境案、指示對環境之透關與契合也。遷化案、指示了生脫死之究竟也。此十案能包括千七百則一切公案之精華，周遍圓滿。於此能參透，他案無有不能觸類旁通者。知西來意案，則知佛法大意案；知牧牛案，則知十二時中如何保任案；知身心兩案，則知如何是自己案、描真案、不見去處案、三喚侍者案；知境案，則知無縫塔案；知遷化案，則知設齋案。所難者，便是何以歷代祖師所答多不相同。如何了知其深淺，則有對比觀摩之必要。上來各章，以入、出、用、了四層，把同案異答分別介紹了。茲為讀者比較觀摩，便於檢查頁數，特列表如下：

各章同案別層選各案所在頁數檢查表

設齋案	境案	身案	心案	送書案	看經案	拂子案	牧牛案	家風案	西來意案	案 頁 層
一七五頁	一七五頁	一七四頁	一七四頁	缺	缺	一七三頁	缺	一七二頁	缺	了 層
一五九頁	一五九頁	一五八頁	一五七頁	一五五頁	一五三頁	一五二頁	一五〇頁	一四九頁	一四六頁	用 層
一一七頁	一一五頁	一一五頁	一一四頁	一一四頁	一一三頁	一一二頁	一一二頁	一一一頁	一〇九頁	出 層
八一頁	八〇頁	七九頁	七七頁	七七頁	七六頁	七六頁	七四頁	七三頁	七二頁	入 層

第七章 一案多層選

者個大事，原來無事；分個層次，只爲汝狂妄性成，囫圇吞棗，落在顛預籠統裏。實在者無縫塔，縫且沒有，那來的層次？然而古人道：「言語道斷、道不斷」，無層次中卻不失層次；所以由第二章至第五章，說的是無層次中有層次。現在本章卻還要歸到有層次中無層次，所以往往有些公案，一案道盡四層；說層次歷歷亦得，說全無層次亦得。

僧問超悟曰：「魚未透龍門如何？」超對曰：「養性深潭。」此屬初層入處。又問：「透出如何？」對曰：「纔昇霄漢，眾類難追。」此屬二層出處，又問：「昇後如何？」對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此屬三層用處。又問：「還有不受潤者否？」對曰：「直杌撐太陽。」此屬四層了處。要在一眼看透四層，那許歷多階次。

僧問元安西來意，元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再問，又續之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此首詩中，依次爲四層。當軒、入

層也，不自寒、出層也，擊響成趣、用層也，不識、了層也，都是說西來意，卻有深淺四層。

本師文佛付法於迦葉，頌曰：「法本法無法」入也，「無法法亦法」出也，「今付無法時」用也，「法法何曾法」了也。

南泉與麻谷、歸宗去禮南陽國師。南泉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歸宗坐其圓相中，此屬初層入處；麻谷作女人拜，是三層用處；南泉曰：「如此即不去也。」是二層出處。歸宗曰：「是甚麼心行？」南泉乃喚回不去，是四層了處。

凌行婆痛哭一案，也含多層，詳見第五章中。具了層見地的人很少，除趙州外，幾都在凌婆痛哭中。婆所問：「盡力道不得的，吩咐阿誰？」他是直問了層；浮盃答的所謂「無剩話」，意在二層出處，所以婆反挑之曰：「某甲不恁麼道。」當時浮盃墮在他殼中，乃加反問；如果直接了卻，掩耳而出，何須再問？婆見他再問，所以知道他只知出處，不知了處，

所以婆乃哭曰：「蒼天中間更添愁苦。」南泉聞之，便道：「浮盃被老婆摧折。」婆乃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蓋譏彼雖知浮盃墮在二層，卻不能撥出他到三、四層，所以說他猶少機關在。澄一問伊：「如何南泉猶少機關？」婆子乃哭曰：「可悲！可痛！」者便是婆子的機關，哭他死在二層中。婆子再問澄一：「會否？」澄合掌而退，明明是不會，所以婆乃直斥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不但澄一而已。澄一舉似趙州，趙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啞口。」澄一問：「如何問？」趙州打之曰：「者伎死漢，不打待何時？」者便是趙州的機關，便是三層用處。凌行婆還有一層了處，惟恐趙州不知，所以聞此，便曰：「趙州合吃我手棒。」趙州聞之，亦哭曰：「可悲！可痛！」蓋趙州早已知道四層了處，凌行婆之棒仍是三層中物，所以也有痛哭之必要，哭其不能了卻此三層功用也。然而凌行婆早已知個了處，所以最後讚歎趙州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者所謂四天下者，無異說明本塔燈四層天下皆已照破了也。

。趙州遣人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拳；趙州聞之，乃頌曰：「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者明明說透四層了處。婆答頌曰：「哭聲君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者句幾乎連迦葉微笑一著，都已在可悲可痛中了。然而法緣多顯在用層中。若是直接了卻，禪門者一大路因緣都不會生起，對禪門本體雖是無傷，對付法因緣上，卻有不得已者在。所以四層都在一層，一層不妨分出四層，然而最後必歸到第四層，才是祖師禪正宗也。

仰山問：「者個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甚麼處去？」長髭曠對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健曰：「此答只在初層入處。」雲巖曰：「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健曰：「此答亦不出初層。」道吾曰：「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健曰：「此答在二層出處。」健別曰：「尖時尖中圓，圓時圓中尖；畢竟尖圓隱，無見亦無天。」前二句屬三層用處，後二句屬四層了處。

普化嘗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人問：「總不來，如何打？」普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健曰：「明暗之打，初層入；四方打，三層用，虛空之打：粗打、二層出，細打、四層了也。大悲院裏有齋，仍屬三層用。」

還有一點當知，一案固可多層，而每層亦可各具餘三層；例如入層具有入層之出，之用，之了；出層具有出層之入，之用，之了；用層、了層，亦復如是，各層彼此相連環，前後相通攝，此中未暇細拈，讀者自行參究可也。

第八章 禪病

在一般僂侷漢看來，所謂一得永得，又所謂一悟百了，談不上禪病。在真參實悟的大宗匠看來，卻有不少的化城當推倒，不少的造作要消滅，不少的細執要掃清。讀者試看下列各節，各家所指禪病，及與本人所分四層之關係，便知悟後修持，各種問題還多多；不肯自欺的人，決不能輕輕放過他。

第一節 瑯琊五病

瑯琊五病：第一、不得張弓架箭，此屬入層粗病；第二、不得萬里無寸草去；第三、不得孤峯獨宿，此二指明必出此入層，屬一層之細微根本病；第四、不得物外安身；第五、不得滯於生殺，此二指明出已必用之理，屬二層出處之病；救治此病，則得妙用自在。

第二節 曹山四禁

曹山四禁：第一、莫行心處路，是指示入層，須離心意識，而得箇入處；第二、不挂本來衣，是指示出層，須離於入層本來清淨之執著；第三、何須正恁麼，明明指點出去，不可死住正恁麼中；第四、切忌未生時，則指示用層之機，即在生時得用，不可專守未生時；未生不守，生時得用，便是大用。

第三節 曹山三墮

曹山三墮：第一、不斷聲色是隨墮，此屬初層入處；第二、作得一頭水牯牛去是類墮，此屬指明必出此入處之理；第三、不受食是尊貴墮，此屬指明出已必解用，受食即是解用也。

第四節 雲門四病

雲門四病：第一、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此是未入以前之通病。第二、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有個物。第三、得到法身，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此二病即指入層之根本病，故有出去之必要。第四、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此病言用處不任運，功用未了卻，兼指三層、四層之微細病，而其總病，則為「光不透脫。」

第五節 《御選語錄》所載某禪師三病

第一、惺惺地有個大圓光相似，或收或放，以為操縱由己；第二、呆地無聲無臭，或隨或奪，以為事到則應，事過不留；第三、見紅是紅，見黑是黑，胸中隱隱地似有物在。如上三病，在三關言，是未破重關邊事；在本書四層言，總是未得出處邊事。

關於如何得免如上各病去，可讀最後第十章〈平實商量〉便知；此中未及。

第九章 禪功證量

自來禪家作風，尙不講果位，何況講證量？者在直接離言絕照，澄澄絕點工夫中，正是一個重要戒條。在修道中，如果有心念及神通，便該吃棒。公案中有徑山婆子邀三禪和入室飲茶，盤內呈茶三杯，未遞先問曰：「有神通即吃。」三僧無對，蓋已被「神通」二字迷惑了，婆乃將盞傾茶而出。當時若是健民在座，先且飲了，當大門小便已，便行，管教消受了也。於今健民卻題出「禪功證量」來談，不也當被大方家訶斥嗎？記得隱峯因飛騰天空，調和兩方戰事，以爲顯露神通，有辱禪門宗風，即便涅槃；寧可以身教人平實，不可以神通銜人眼目，何等肅穆可敬！我者裏安敢敗我祖風，卻饒脣舌？又彼倒立而化，衣皆順體，無人推得他倒；獨是他姊姊訶斥在理，責他神通惑眾，便一推而倒；卻不是他姊姊氣力過人，只爲他罵中他要害，擊中他肯綮，見地與祖風暗合，所以能如此推倒他。於今我卻要大爲表彰，豈不違背祖意，敗壞門風？但是那些公案在當時是很

對的，在如今末法，卻又有變化必要。末世禪門敗類，學熟了一些油腔滑調，以為搬柴挑水，無非神通，便以此為躲閃他無有真參實悟的工具。於今要提倡真參實悟，首當表彰祖宗德相，揭穿狂和假面具，則有說明禪功證量之必要。所以讀者當知在主觀禪功上，不應該立求神通、論果位等希冀或思念；但在客觀認識上，也當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古人云：「要到者田地始得。」究竟所謂田地，除卻正功，他自心通達而外，者附帶出生的證量神通，也不妨說說。

第一節 就公案中語句言所現證量

公案中常見有所謂「露地白牛，光灼灼，赤灑灑，淨裸裸，銀碗盛雪」等，者明明是指入處的明空境相。所謂「打光眼瞌睡」，者明明是初修者定上的無念境相。「東壁打西壁，橋流水不流。」者是趨於用處的境界；我本人都曾經過，敢為讀者擔保，不是口頭禪理，不可當作語句看，或作機鋒看，或作話頭看，要切實證得，自然現量現前。記得有一次我在四

川，遇著一位禪和，我問他：「何謂東壁打西壁？」他說：「等你南壁打北壁時，才告訴你。」他者個答案，當然是從上禪家慣技；然而我不相信他是已經經過的人，只一笑付之。假若有人問我，我如果不知他虛實，我自己首先要內存慚愧；其次要告訴他，「說食數寶」沒有相干，生死要自了始得。者是師的證量，不干你事；較之其他油腔滑調，顛預一時，不更好嗎？

第二節 就傳承中懸記及師資關係言所現證量

懸記中如「路行跨水復逢樑，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如「一花開五葉。」又如「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如「南嶽山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者已是膾炙人口的。其餘如巖頭懸記德山，還有三年壽命；檗孽預言天下大事，至今流傳。至若師資關係中，臨濟三被黃打不悟，因上座之請，卻指令大愚處去，便言下大悟。苟黃不能觀其因緣所在，縱打十次百次，終不悟也。

楚南參芙蓉，芙蓉一見便知，曰：「吾非汝師，汝師黃檗。」慧日欲師靈觀，靈曰：「我非汝師，汝師大安」。大安一見，便令往涅槃堂去；當時堂內有五百僧，皆染時疾，慧日一一以杖點之而癒，苟無神通證量，何克奏效？丹霞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馬祖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道吾介紹善會於船子，乃大徹悟；船子入水而逝以保證之，此豈尋常人所能做得到？於今好為人師者甚多，能觀機者卻少，可悲！可痛！

第三節 就脫死象徵言所現證量

西天祖師不消說，涅槃前踊身虛空十八變，火光三昧，舍利無數等，自是家常便飯，數見不鮮。東土達摩隻履西歸，宋雲親見之；驗之於棺，別存隻履無異；其後二祖白血冲天；三祖立化於樹下；四祖坐化，明年面貌如生；六祖真身猶存；隱峯倒立而化，衣皆順體，無人能推倒他；神讚打鐘集眾，而以無生三昧當眾示寂；普化飛昇，空中猶聞鐸聲；景通遍辭檀施，於積柴上，自秉燭發火，戴笠畫圓相，持杖作降魔勢，立化於火中。

；志閑行六七步，撒手正前而逝；丹霞戴笠策杖，納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良价已逝，眾哭，復留八日，辦愚癡齋；巖頭大吼一聲而逝；遇安沐浴入棺，三日、門人開棺，復起，責之，再入長往。善哉！諸祖之逝也，故佛號「善逝」。元、明而後，能如此脫死者很少。其主要原因，便是出離心不深切堅持。至於今日，狂和甚多，實悟更少，所以有提倡出離，標榜證量之必要。下章〈平實商量〉，當再痛切言之。余書至此，忽然地震，全屋上踊數次；意者地神歡喜踊躍之相歟！王老師若在，必向地神前再下一分飯；若余，則惜乎久已不復夢見王老師矣！

第十章 平實商量

初學禪宗，許多問題梗塞在心。看他許多大居士如龐蘊，如甘贄等，偌大智慧，在家修行，用不著住山閉關。然而有許多大禪匠，如普願三十年不出池陽，大同三十年不下投子山，利蹤四十五年不下子湖，慧忠四十餘年不出黨子谷。到底我如今應該出離，不應該出離呢？有的說要斷除一切善事，專心習定；有的說不要習定；有的說要大死一回；有的說不要坐在死水裏。我如今應該何所適從呢？

有的說要除妄想，有的說不要除；有的說，連達摩心如牆壁，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都是不對的。如今我應該取何態度呢？

同一公案，者個禪師者麼答對，那個禪師那麼答對。若都對嗎，如何又不同呢？若都不對嗎，如何又被著書者選錄了呢？若有對，有不對嗎，到底那個對，那個不對呢？

有的說只貴汝見地，不貴汝行履；有的說要足跟落地始得究竟。如何是真見地？如何是真落地呢？

有的說不要個敲門瓦子——五家以前，並沒有甚麼話頭參；有的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要參話頭、起疑情始得。我如今應該不應該參話頭呢？

假令一定要參話頭，有的說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的說參「父母未生我以前我是誰？」有的說我是中陰身，似乎也有道理，那末又有甚麼疑情呢？有的說參「念佛是誰？」有的說「『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又如何去參呢？有的說只參個「無」字，究竟何所適從呢？古人又教人要得箇入處，究竟如何便算入了呢？又說要從此出去，從那裏出，到那裏去呢？如何出去法呢？又說要有大機大用，如何才算是大機大用呢？又常見古德答覆「畢竟事如何」的，往往打破者樣，打破那樣；到底他們弄些甚麼頑意呢？

有的說要湯鑊中行；如何行法？有了甚麼工夫才能行去呢？

如上諸問題，寫在我筆下，梗在初修人心中，所以古德於棒、喝、啐啄之外，別出一個平實商量。一如淨宗所謂「老實念佛」，我們要如何「老實參禪」去？我現在不嫌拖泥帶水，攛掙窩來；明知王婆婆的裹足帶，又長又臭，不免貽笑大方；爲利初修，也不得已也。

首先要下決心出離。不出離便是狂妄的根源。他口談高調，喝斥小乘，提倡火裏紅蓮，湯鑊中行，其實一點證量沒有，所談都是敷衍他不出離假面具。吾人試反躬自問，究竟是何等根器？比較王老師如何？他尙且三十年不出池陽。上來第一章〈賸話〉中，所舉古人出離陳例，大都是唐代有大智慧、有大成就的大禪匠。他們尙且如此出離，吾人智慧能比他毫髮許否？龐居士家產棄於衡河，惟依篋工養活家人；男不婚，女不嫁；個個都能說無生話。我們的家庭是否如此？假定真是如此，許你雖在家庭，也等於出離；何以故？朝夕琢磨砥礪，無非者個大事。甘贄行者妻女，亦復

如是。雖在家庭，不爲俗事所礙。者種出離，更爲徹底出離。并非要汝離開世間，是要你能得個環境，用畢生精力，去參究此唯一大事；不要爲俗事分心，去間缺者個大事。如果汝在家庭，能與汝妻兒子女，日常互勉——你的家庭，便是個禪門的法堂，那末已算是出離了。如果不能照他們榜樣，柴、米、油、鹽上不能識得，鼠牙雀角上不能透過；河東獅吼，柱杖落手；王氏關門，吾知其意；石榴裙下活埋去！兒女債中牛馬去！衣架飯桶混將去！行尸走肉忙下去！大不值得！大須猛省！

汝既不出離，那末汝究竟眷戀個甚麼呢？若是世間名纏利縛，擺脫不開；那末有甚麼參究分呢？汝對於輪回之苦，無常之速，人身之難得，佛法之難聞，一定還沒有看清楚；或被順境埋沒，天天在人家捧牛拍馬的八風中，笑哈哈的混過去，毫無一點警策的意樂，那末禪宗門下你決無分在。要知道者個順境，便是你的妖魔；如同牽牛赴宰，你以爲帶你吃草去；不到刀上頸喉，還不知道，何不可憐自己？汝二、三十歲以前，大好光陰

在八風中飄來飄去，如此混過了。人命在呼吸間，在陽世上，你還有幾天可以徘徊猶豫呢？末世死緣更多，隨時大戰可以爆發，原子彈、氫氣彈，連你那愛惜須臾不能離的妻兒子女，連你那愛惜絲毫不肯捨的財產田宅，連你那親愛寸步不能離的親戚朋友，連你那愛護頃刻不離的社會事業，不難頃刻完全消滅；剩下你者個帶著重罪的中陰身，孤自飄零在那中陰境界裏，飽嘗風雨雷霆的恐嚇，峭壁巉巖的危險，鬼王藥叉的追逐，大是難受！

直至得個墮落處，閻王問你：「何不生前出離，參禪、學佛？」你還可把嬌妻年輕，兒女尙幼，父母在堂，家產無多等等俗事相抵賴嗎？你若說：「我雖未出離，然也曾皈依佛門，該可饒恕。」閻王便說：「你不是曾說要把釋迦老子打倒給狗子吃嗎？」你又如何答對呢？經審判後，閻王把你丟下油鍋，見你受苦叫喊，再問你：「平生狂妄，提倡湯鑊中行；如今大好拿出你的工夫來？」你又如何答對呢？又或把你丟在兩山中間，夾

逼欲死，閻王見你叫喊不休，再問你：「東壁打西壁的本領，如何不拿出來？」你又如何答對呢？又或將你丟在寒冰地獄中，上下四方白生生地，閻王見你叫喊不休，再問你：「何不把『銀碗盛雪』的本領拿出來？」你又如何答對呢？那時你丟在陽世上的妻子已經改嫁了，兒女也就各愛其對象了，田園也不是屬你的了，平日吹噓你的人都在罵你了；縱然有一二親戚朋友替你燒一棟靈屋，你能住下去嗎？替你燒些紙錢，你能用下去嗎？平生最痛快的順境積下的罪案，如今便是你最痛苦的因素結下的惡果，但是後悔已來不及了。所以如今勸你及早出離，你還願麼？

從上祖師老婆心切，爲我們說了許多警策的話，固不待言。即今我這藐乎小子，十年、二十年爲你閉關，巖處穴居也是爲汝，木食澗飲也是爲汝，拈香燃燈也是爲汝，頂禮啓白也是爲汝，傷心痛哭也是爲汝。至今猶在印度關房中，爲汝流了不少的淚。如今寫上者不得已一長篇，與汝作得箇善緣而已。「請人哭父，終非孝子。」汝須自憐自愛始得！汝若說出離

也要個時節因緣，等我三年五載，料理家事，再行出離可也。請問你自己有何把握再活三年？閻王可準你請三年五載的假期否？切莫再行寬假自己，蹉跎歲月。古人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我者裏也向汝作最後忠告：

下決心便是時節

念無常不待因緣

汝還願意頓然休下去麼？舉世都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好話祖師都說盡，吾今爲汝淚雙流！

若是確實出離了，心地必純潔，神智必清醒，時間必充裕，向道必懇切。有著者些德相，基礎就穩固，魔難就可免除；然後可以訪道求師。在者時，一切善事仍不可廢，不過一一要回向者個開悟的大事。既是出離了的人，也不再回向到妻財子祿上去了。非得箇入處，善事不可放鬆。既入之後，不要怕坐在死水裏；一切善事在此時暫可不做，一直到能得箇用處

，再行恢復善事。所謂者邊悟了那邊修。至若看公案，在未開悟以前，未遇明師以前，也不妨參究。最低限度要能相信有教外別傳，有無情說法；知道教外別傳，才認識祖師身教之恩，勝於諸佛言教之恩；能挨打、能受喝去。知道無情說法，才認識處處有個瞋著、撞著，忽然大悟之機會；看前面各層悟道實例便知。又要知道古人「句不停意，意不停玄，用不停機」的作風，那末，看公案不為公案所迷，悟話頭不為話頭所障。至若那一個話頭好參呢？這無有一定的格式，要在你本人自己覺得那一個話頭，對你易生疑情。話頭不是求答案，而是生疑情，重在者疑情的上頭。展開者話頭，專注者疑情；二六時中，四威儀內，通身成一個疑情，晝夜成一片疑情，不雜其他外念。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妄想來，四方八面打；虛空來連架打。總不來，一直疑下去，忽然一驚一撲，自有露地白牛現前；切不可預先求他。汝但心心如喪考妣，念念如救頭然；一日不悟，一日不休；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具足長遠心，自然水到渠成。

至若究竟如何便算是入了呢？者是古人不肯說的，我者裏爲汝傾瓶瀉出。古人不肯說的道理應該先知道：此事自己真碰著自然知道；預先說的只有箇相似情況，反害得你胡思亂想。於今替你說，又是甚麼道理呢？因爲末世印證明師很少，狂妄禪人太多。此事雖不可預先說破，然有事後認可之必要。若遇著狂妄禪人，替你胡亂印證；你少許得點知見，便也跟著大爲狂妄，那就爲害終身；所以與其全然不說，不如說個相似的好。末世初修行人多懈怠、無堅毅；如果無有印證條件，便易灰退，或得少爲足；所以我者裏不怕違背祖風，貽笑大方，替你說個相似的條件；指雖非月，然因指識月；與汝已經真正悟入的人，也不相妨害。

第一、明相——比較以前未入時所見山河大地，一切事物，如同戴了一副水晶眼鏡，非常清淨，非常潔白。古人所謂「露地白牛」，就是者個，所謂「淨裸裸，赤灑灑，光灼灼」，也就是者個；所謂「銀碗盛雪」，也就是者個。普通修行人也未嘗無光明現前，或者眼角一閃，或者只見一

片，或者只見一室，或者只在一時。者個明相是觸處皆明，隨時皆明，較日後只有厚薄之分；厚時如坐水晶宮裏，薄時如雨後初霽，極其潔白；無有一處不是的，無有一時不現前。

第二、無念——本來有念、無念是兩頭話，在見地上並不許無念才是，有念便非。但是初入之時，決定是無；何以故？初入、悟力不強，只有在無念時得個機會現起；有念時不易現起。要到得箇用處時，才能在有念、妄念、雜念、惡念等一切念上現起。所以初入的人，隨時應注意除妄想；不除妄想要在得箇用處以後去。所以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然而者不是初入的人，所能做到的。

第三、心無能所——初入時，心雖明明白白，然而並不覺得我心是能入者，明相是所入者。此時之心已歸法性，但覺圓明周遍，一切處明明白白，又舒服，又恬淡，又坦蕩。其詳可讀拙著《反省錄·如也篇》便知。

第四、氣離出入——本來禪宗連心都不談，何況談氣。然而在事實上

，者個未死的人，決定是未斷氣的，不因爲汝修禪宗，就沒有氣了。在行功上不宜執著氣；在印證上卻可作一考查的條件。所以達摩也說：「語無喘息。」者不是談氣嗎？者初入悟境的氣，是頓然停住了——既不出，亦不入。此悟境偶然現起，爲時不久；在其人當時也不知道氣是如何。在久住悟境的人，事後追憶，自然知道此時之氣已離出入。我寫至此，想到打地和尙，他是一個深住入處的好例。他見人問西來意，便持杖打地。有人先將杖偷去，再問他，他只有張口而已。此時彼深入悟境，氣不行動，只有打地一法，以警醒他人；杖不在手，氣又不能行，只有張口而已。此種境界，也可證明禪師教人只以證量，不以言語。其他縱出言語，也屬身教之物，非是言教之物。打地和尙以入處教人；其餘噓噓出氣的作風，則是以出處教人，如石頭之教隱峯是也。又因爲氣離出入，此時身體重量完全喪失，極其輕安。

如上四者不是先後現起，而是同時現起；不是個人如是，是各個人都

如是。

以上四點，除第一明相不易喪失外，餘三點皆易喪失；所以在悟入以後，保任此入處境界，有習定之必要。古人不許習定者，但指未悟以前，及既用以後也。未悟以前是不宜；既用以後是不必。有等人誤解此理，以爲一悟、永得，不必習定；散位中又不能管帶，實在可惜。何不思維古德有四十餘年尚有走作者，汝有何本領不用管帶呢？至若精進的人，在此悟入以後，正好閉關。古人云：「不破初關不閉關；不破重關不住山。」此初悟入之士，便是已破初關，正好努力大死一回去；一切善事在此時宜完全斷絕。所謂不廢善事者，在得大用以後事也。真正在入處大死一回的人，定功已深，悟境日進，神通也就開發一部分了。此時切不可被神通所誘，作其他世間上醫病、去魔等不究竟利他的勾當；接著要做第二層的工夫。二層爲甚麼叫出處呢？既悟入了，經十年、二十年死透之後，其中常常有個執持此悟境的心。古人所謂「隱隱的似有個物」，或「微微的有個主

宰」，者是一個生死根本，非根本把他消滅不可。所以古人教我們「不要坐在無事甲裏」，或說「不要坐在死水裏」，或說「不要坐在鬼窟裏」。古人又有所謂「放出關中主」，又有所謂「重關」，就是指者個東西。

要如何才能出去呢？坐上入處悟境之後，照定了，放下了，確切死透了；在者微細定功上仔細檢點，有無隱隱執持之心？有之，即將此心全部放捨，務令毫無半點留存，務令真如本性自空、自明、自顯，不由我心執持。前此悟境，因此微細執持之心亦已放捨，不惟不會忘失，而且因此明相更寬坦，心地更舒服，體重更消失，氣息并內息亦能停滅，脈搏及血液循環皆可停止，新陳代謝作用也已停止，附帶的延年卻病的功能也由此得，神通更較前開展。

出定後，不急於下座，先右顧而定於悟境，明相依然如故；次左顧亦然；各經二分鐘久；次散定印，而以右手向身前方略作施無畏印勢，而定於悟境，經二分鐘久，而其明相如故；次左手亦復如是；次垂右足，而以

右手置右膝上，而定經一分鐘久，而其明相如故；次左足手亦復如是；然後徐徐下座，徐徐經行。縱不管帶，常覺明相不散，心田空蕩；然後於四威儀中，自然合道。此時則可坐、可不坐矣。此時但住山可已，不必再閉關。前因專注定境，廢棄一切善事；此時宜速急恢復，而令每一善事，皆由悟境中出之，毫無執著；此時但可與一般善知識接近，不可急向煩惱中去。所謂湯鑊中行，此時還談不到。務必又住山十年、二十年，四威儀定，妄念顯定，功力增長，然後才趨入第三層用處。

用層者，利用煩惱以增長菩提。先且利用從瞋煩惱所生性妄之恐怖著手，務令二層所得悟境，與恐怖心理，能同時配合。此時當往寒林中多鬼怪處，或凶宅中，或大樹下，或魑魅魍魎所棲止之森林中，獨行獨坐。乘其鬼怪滋擾，恐怖生起時，務令與悟境空性相配合。此時悟境必因恐怖而更深入明徹，而彼鬼魅因悟境光明，亦得利益；此種逆境易修；順境則更難。故在瞋煩惱中調鍊之後，當趨入貪煩惱中。或在賭博中，或在雀戰中

，務令在得失心、利害心生起時，與悟境配合而定，則度生方便之力，亦可增長矣。再經過戲場中、電影院色聲極濃處調鍊，然後再向妓館中色聲上調鍊一番，再向內、外觸上調鍊一番，即是婆子燒庵的故事所欲得的工夫；二祖所云：「我自調心」，亦是此事。者中間就是極熱的一個湯鑊，不是工夫到家的人，寧可燒庵受辱，不可墮入殼中。若是上面各層工夫確切做到家了，不肯去更進一篙，也是個沒出息漢也，就是足跟未點地者。此時宜離鄉背井，遠走生疏地帶，佯爲瘋子，向禮教不重之邊地，如西康、西藏一帶，可得許多機會；既不會遭官家之刑罰，亦不會受士大夫階級之批評。此時已早有神通；康、藏一帶婦女，自知前來以身供養；工夫因此必大長進。此時切不可止於禮教範圍以內，但顧表面戒律，保全假面子，不肯向煩惱中用功；古今多少好漢，每每止於此地，不得大成就也；大可惜！若是工夫未到家，獅子跳處，小狗也跳下去，必定喪身失命。大須自審！不可自欺！

至若初入用處，加功鍛鍊之法，拙著《讚頌集》中有一〈勝照念王頌〉，介紹於下，以供參考。

勝照念王頌

敬禮

上師自心大圓滿無分前

雙運忽散時	蜜仍在花枝	蜂其採矣	勝照其憶起
希冀神通時	利他欲有期	力自充體	勝照其憶起
情思暴流時	一往深且攷	相知同里	勝照其憶起
一心作事時	猶恐有所遺	就在者裏	勝照其憶起
平常無事時	枯禪如死尸	意態活矣	勝照其憶起
貪境現前時	鐵屑猝遇磁	順勢入體	勝照其憶起
瞋心激動時	怒氣不可支	直下契矣	勝照其憶起
癡夢纏綿時	昏迷不覺知	忽然入理	勝照其憶起

慢心高揚時	無佛無祖師	向上更履	勝照其憶起。
疑妒滋蔓時	鬼影如在茲	叩空而喜	勝照其憶起。
俗務叢脞時	五馬以分尸	還在者裏	勝照其憶起。
議論紛騰時	偏執而固持	谷響一理	勝照其憶起。
妙樂極盛時	屢戰屢敗之	禪契歡喜	勝照其憶起。
無念寂住時	明空無雲絲	鞭辟入裏	勝照其憶起。
法喜充滿時	歌舞以自恣	有以有以	勝照其憶起。
嬉笑遊戲時	意態各種姿	即此即此	勝照其憶起。
情景變動時	花樣翻新姿	別別人體	勝照其憶起。
八風吹動時	豈能無所思？	內外雙履	勝照其憶起。

右頌為趨入自心進詣瑜伽者，或一味瑜伽者，最先學習而造。果已得一味之量，原用不著。大同禪師曰：「智者撩著便提取。」何用如此瑣屑言之耶！時在乙酉三月，造於攸東天龍巖。

者不過是初修用處的方便。真正初、二層到家的人，順其證量，踏入

用處，正如玄沙所云：「智者撩著便提取。」用不著許多方便也。

至若了處，本人並未取得此層證量，亦無經驗可以供獻；不過在見地上是已看透了的。初學人也應該先行見到此層；然而見到不一定行到，行來則非經過此上三層不可。未經三層之了是假了，非是真了。其主要目的，在使三層機用運用純熟，純之又純，離於一切功用，則算真了了。細讀了層公案便知。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有志悟道的人，還是從出離下手。如今我請問：「何處不是禪？出離到那裏去？」試參看。如參不透，縱然離得也未在；如參得透，許汝不離而離。恕我一場嘮叨！

丙申十二月初十日圓滿於印度噶倫堡五槐茅蓬

附錄

參禪捷徑

(A Short Course of Chan Practice)

英著：陳健民上師

漢譯：隱名居士

校訂：林鈺堂居士

壹、準備

(甲) 兩個(相連的)房間或是一個房間由簾子隔開成兩處。其間應有一孔以供護關者觀察行者狀況是否良好，而非供行者看護關者。

(乙) 行者之關房應比護關者房間為大。在關房中央應放置一張圓桌。除了一張床可兼作為椅子，此外應無長物。圖書、報紙、一切物品皆

禁止存放（當然光線是必需的）。

（丙）無論行者喜歡吃任何食物，皆可由護關者在固定時間攜入；一天二或三餐。兩餐之間不得飲食。

（丁）第一次修持之時間，最好限於五天或最多一週。其後閉關期間可以增加到兩週、一月、百日、或者甚至十二年。

（戊）入關日期必須依曆法而選定。入關時間應在傍晚（鳥雀歸巢之時）。出關之時應在清晨（日出以後）。

（己）入關之前，應供奉、敬禮 上師及關房所在地之護法神祇（韋陀菩薩、四大天王及地神），並祈求護持參禪有成，以及寬恕行者在閉關期間或有疏忽任何神明、鬼類或地祇之處。

貳、主修（看話頭）

（甲）心在何處？

（乙）未出生前我在何處？

(丙) 念頭、觀念、妄想或思想從何而來？

(丁) 在《禪海塔燈》或其他禪書中見到的任何話頭。

選擇的基準在於它所引起的疑情的力量。激起最強烈疑情的話頭便是最好的。

當話頭一旦被選定，便須持續至此參禪關期結束為止。自醒來直至就寢，行者應不間歇地持續看話頭。話頭應一個接一個如箭射入上空一般；如果箭一支接一支，沒有接上或接近前一支，則飛箭會全部墜落。因此，一個接一個，它們必須緊密相接，以免任何其他念頭夾雜其間。這是看話頭之祕訣。

然而，與話頭無關之念頭可能會時常生起。你不應跟隨它們，而應回到話頭上。漸漸地，這些雜念可能減少。

看話頭不需任何特別之姿勢。你可以隨意經行、坐臥。

叁、跑香與打香板

以圓桌爲中心，你開始順時鐘繞桌經行，開始時慢慢走，而後漸漸地增加速度，直到快跑。

身體應略微向內側（朝向桌子）傾斜，左臂應比右臂動得厲害。這兩個動作使得左脈完全伸直，內氣（易於循之）下行而（導致）妄念消滅。在整個跑香過程中應緊緊看牢話頭。

當你如此跑時，護關者應自小孔看著你；當你看到你在快跑時，他必須以香板重擊在他房內的桌子一次——不可多於一次。這聲音會嚇你一跳。此時，禪可能出現，而話頭消逝於禪中。

當你聽到這聲音，你必須即刻靜立原地，不可再跑。

以上的修法（跑香與打香板）只可在餐前空腹時練習，並且一天兩次即已足夠。



南無護法韋陀菩薩聖像